

## 清明时节思英雄

□周明

人们常说“国难思良将”，国家危难之时特别需要那些有才干的将领，他们有军事才华，被寄予“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”的期望。宋末的文天祥和陈文龙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是文臣出身，也是真正的千古英雄。

说起文天祥和陈文龙，他们的经历和情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他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文天祥是南宋理宗朝的状况元，而陈文龙则是南宋度宗朝的状况元。文天祥中状元时，理宗见其貌美伟岸，认为是宋朝之祥瑞，为其取字“宋瑞”（文天祥原字“履善”）；陈文龙中状元时，度宗认为他是文中之龙，为其改名“陈文龙”（陈文龙原名“陈子龙”）。两人都曾备受皇帝恩典，文天祥曾任右丞相之职，陈文龙也曾任参知政事（相当于副丞相）的要职，两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权相贾似道的拉拢重用，但两人与贾似道都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都不愿攀附权贵，最终都与贾似道分道扬镳。南宋末年，朝政腐败，奸臣横行，文天祥与陈文龙都曾认为身在朝廷无所作为，且都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，都有回乡归隐的经历。而在外族入侵、国家危难之时，他们都毅然毁家纾难，起兵勤王。兵败被执后，他们都抱着必死之心绝食于道途，其气节其信念之坚贞，让宋人敬佩，让元兵胆寒。文天祥最后于北京柴市上向南三拜后英勇就义，陈文龙则在杭州太学中朝拜岳飞像后气绝而亡。浩然正气，节义千秋，英名流芳后世！

文天祥与陈文龙，他们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文天祥的母亲跟随儿子四处辗转抗元，颠沛流离，毫无怨言，默默地支持儿子，最后病逝于广东。陈文龙的母亲更是堪称“福建的岳母”，她被执滞留福州期间，身患重病，人皆怜之，她却道：“吾与吾儿同死，又何恨哉？”终病亡于囚室。众人感叹：“有斯母，宜有是儿！”

文天祥就义后，人们在他衣襟中找到了《衣带铭》，曰：“孔曰成仁，孟云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陈文龙面对元将唆都的劝降，凛然答道：“不知我平生读书，但识《孟子》‘效死勿去’字，《左传》‘有死无二’字。”他们自幼熟读圣贤之书，深知“仁义”之道，为国为民不惧生死。陈文龙遭到元兵凌辱时，指腹一笑：“此中皆节气文章，怎得为汝胁迫？”文天祥在狱中作《正气歌》，抒发胸中的浩然正气。节气、正气、成仁取义，正是他们经年累月由经典中汲取的精华，学以致用

用，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的信仰。他们年少时便仰慕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忠良贤士，崇拜那些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。文天祥18岁那年游历于江西吉州（今吉安市吉州区）学官的三贤祠，感佩于乡贤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的事迹，曾立誓曰：“毅不俎豆其间，非夫也！”29年后，文天祥在北京柴市从容就义，兑现了自己的誓言。陈文龙幼年丧父，自小便从母亲那里听到了岳飞的故事，立志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。陈文龙被押解至杭州时，有人梦见是岳飞的后人来了，市民纷纷上街迎看，却原来是抗元英雄陈文龙抵此。最终，陈文龙在拜谒完岳飞像后悲恸气绝，追随着他的偶像去了。文天祥就义后不久，就有人评价他说：“集状元、宰相、烈士于一身，千古一人也。”若将这一评价放在陈文龙的身上，应当也不为过吧。

这不是一般的巧合，也不是一般的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而是两个伟大灵魂的契合，是共同对祖国的赤诚和同样的百折不挠的品质所付出的相似行为，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殊途同归，是以身许国、无惧粉身碎骨的精神的双峰耸立，是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和“惟有丹衷天地知”的心灵相遇！无怪乎同样也是民族英雄的林则徐要将陈文龙与文天祥相提并论，题联曰：“节镇守乡邦，纵暴戾灾局难支，一代忠贞垂史传；英灵昭海溢，与信国隆名并峙，十洲清晏仗神床。”实是至论。

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说：“有亡国，有亡天下，亡国与亡天下奚辨？曰：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；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是故知保天下，然后知保国。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”梁启超将其总结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顾炎武处于明末清初之际，亲历了外族入侵之痛，目睹了文化毁灭之殇，对于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有着深切的体悟。易姓改号，朝代更替，并不一定要以摧毁文化价值体系为代价的，只有外族入侵才会以野蛮代替文明，才会以灭种灭国的方式维持他们的统治。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这是民本思想，强调黎民百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。这是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，对君臣们提出的要求，是儒家思想的先进之处，也是被有良知的文人士大夫们奉为圭臬的。但在外族入侵时情况就不同了，民众成为了屠戮的对象，社稷成为了侵占的对象，君主成为了迫降的对象。当务之急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，保护

民众的生命财产。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在此时也有了别样的意义，他不仅是国家存在的象征，还是一面旗帜，可以凝聚人心，团结抗战。所以文天祥和陈文龙才要起兵勤王，才要在宋恭帝投降元蒙后再拥立赵昀为帝。此时的拥立君主，并不是简单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，而是战时的急需，是当时有可能战胜敌人的重要保障。南宋末年所拥立的皇帝，不管是赵昀、赵显还是赵昺，都是少年天子，本无实权，也无所谓贤明与昏聩，只是国家机器存在的证明。但有了这面旗帜，大家都还是南宋的子民，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若是这面旗帜倒了，朝廷就倾覆了，国家就亡了。故崖门海战惨败之后，少帝溺亡，十万南宋军民也随之投海殉国，南宋王朝宣告覆灭。

南宋终究灭亡了，而文天祥和陈文龙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并未随之灭亡，“鸷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！”他们即使是死，也要让民族的气节永存于世，万古流芳。陈文龙被执后，他已知国事不可为了，但依然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。他从福州起解前往北方，路上应该是做了盘算的：一路绝食，到杭州时必然身亡。而在杭州，他还有一个最后的心愿，就是要拜谒岳飞的画像，与心中的偶像作最后的道别。他有幸实现了这一心愿。他跪伏在杭州太学的岳飞像前，他倾诉，他哭泣，他为山河易主、家破人亡而恸哭，他为未能完成岳飞的遗愿而遗憾，他也为自己能够死得其所而略略欣慰。这一场哭诉，鬼神也为之惊诧，天地也为之动容。“一门百指指胥尽，惟有丹衷天地知。”他被安葬在了西子湖畔，与岳墓为邻。两个高贵的灵魂终于可以遥相呼应，相拥于九泉之下。南宋覆灭后，文天祥被执押往北京，在一路绝食殉国未果后，他便暗暗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坚持到北京，一定要死在北京，并且要死得轰轰烈烈、感天动地。上天眷顾，他也实现了自己的心愿。在经历了3年多的牢狱之灾，在抵御了无数次的诱降、迫降之后，文天祥走上了刑场，向南而拜，从容就义，成就了千古英雄的美名。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
历史成全了无数中华民族英雄，不使其民族气节磨灭，终让其薪火相传，赓续中华文明，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。文天祥、陈文龙等民族英雄，其气节其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灵魂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弘扬！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！”

## 梦见母亲

□陈建平

我梦见了母亲。梦里，我打点行装要去北欧，眼看就要出发，她匆匆赶来，手里拿着我的羽绒服，嗔怪道：“听说那边冷，傻孩子，千万别冻着了！”平凡的话语，可那份沉甸甸的爱，只有做儿女的才懂。

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。梦里的她，倒比走时显得年轻，穿着一身淡紫色衣服，浑身清清爽爽，带着一股熟悉的温馨气息。那种甜香里夹杂淡淡药香的味道，只有常年生活在一起的儿女，才能真切感受。

母亲是在疫情刚起时离开的。我总想起她坐在窗边的身影，后来就把她的卧室改成了书房，书桌摆在窗边。母亲的气息还在，她的爱当然也在。我总觉得，每天在“母亲”身边看书写作，能安抚那份特别的思念，冥冥之中，更有一种难言的护佑。

人心里念想和感应，真是说不清道不明。记得在闽西上山下乡时，我几次去连城县广播站找阿莽玩，看着人家在绿罩灯下编稿、播音、操作录音机，心里羡慕得不行——要是自己也能那样，该多好啊！后来知青回城，母亲托朋友帮忙，我真的被招进了家乡的广播站。

还有一段日子，我常向省报投稿，出入省报驻莆田记者站。去得多了，就想着啥时也能住进记者站，当个大报记者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没想到像有神助，没过多久，我就真的调进了省报；两年后又从闽南站转回莆田站，一住便是十年。

母亲走后，我总盼着能跨越时空，与她进行心灵的沟通。可先前梦见她，场景总是飘忽不定，零碎而又模糊，醒来后既接续不上，也无从回味。唯独这个仲春夜的梦，母亲的眉眼、语气、神情，连衣襟上的格子纹路，都清晰得让人想落泪。

母亲离开后，就住进了我那本影集里。那是我年轻时整理的，苹果绿的封皮，扉页左上角贴着枝怒放的梅花，枝丫上站着一只鸟儿，中间我用篆书写着“鸟声唤梦回”。如今翻开，仿佛杜鹃声撞在心上，梦里的影子依然依人。

影集里收录了母亲的一生，有她的小学毕业照、少女照、新婚照，有她与闺蜜、卫生院同事的合照，多半还是家人的合影。最难忘的是父亲刚走不久，阿德姨婆带我们拍的那张，母亲梳着双髻，穿的正是梦中那件淡紫色衫，脸容清瘦，却透着一股生活压不垮的倔强。还有张我上山下乡前的全家福，一家子神情都透着一股谨慎与凄惶；尤其是母亲，嘴角抿得紧紧的，成了那个暴风骤雨年代的印记。

有科学家说，人类可能同时生活在多维的平衡世界——这个世界里的人类，在另一个世界可能是匪寇；这个世界的富豪，在另一个世界可能是乞丐。我们的现世生活或许是一场迷梦，而我们的梦，可能就是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生活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宁愿选择活在梦里，活在那个没有惊惧、有母亲陪伴的世界里，下班回家能唤一声“妈”，那该多么幸福啊！

打从小时候起，我就把仲春夜当作梦的牧场。江南的荔枝，弯弯的兼济河滋润着童年的青草地，河岸有成群的萤火虫，像点起了迷人的生日烛光。城隍庙前的老榕树下，纳凉的爷爷摇着蒲扇，摇出了一串古老的故事。

稍大点时，跟着姥姥在罗巷里的阳台看流星，宝石蓝的天幕做着无数眨眼的星星，我指着它们问：“哪颗是阿嬷，哪颗是阿妈，哪颗是我？”如今，姥姥和母亲都成了天上的星，闪烁在我仲春夜梦的天空。

不得不说，仲春时节天地湿润，雾岚蒸腾，仲春夜最适合做梦了。无论是人生的梦、回忆的梦，还是幻想的梦、亲情的梦。不管这梦多么离奇、多么遥远，只要它在，心灵与思念就能穿越千山万水，就能再牵牵母亲的手，感受母亲的温柔。

我想，天上人间有座桥，在这仲春夜里，天上的母亲定然也梦到人间的我。于是，她踏着月光走进我的梦，捎来了绵绵不尽的母爱。

## 赏梅悟梅魂

□蔡忠辉

节后回上海已是三月初，世纪公园早梅的观赏期已过了大半，好在天公作美，连日阴雨后还能一睹中晚梅入画的美景。

世纪公园的梅花，早在寒冬腊月便悄然绽放。树梢上，几簇嫣红破寒而出，不待叶生，不邀蜂蝶，自守孤芳，于静默中轻诉着冬日的生机。

错过早梅盛花期，是为了回家过年。再次踏进梅园，梅花依然盛开，灿若云霞，只是主角已换成中晚梅。眼前这幅踏雪寻梅入画的盛景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园内数千株梅花竞相绽放，汇集宫粉、玉蝶、绿萼、美人等品种。漫坡之上，红白交织，如云霞垂落，似火焰灼灼。绯红、素白、鹅黄，层层叠叠，沿着虬曲的枝丫绽放开来，远远望去，竟像是一幅描于素宣之上的绚丽水墨画。置身梅园，还可闻到“香雪海”迷人的香气，花香淡若轻烟，不浓烈却幽远绵长，沁人心脾，正应了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意境。

梅枝生长任由本性，凌寒而立，风骨天成；梅花玉骨冰肌，傲雪凌霜。走近梅树，如铁的枝干无拘无束，凹凸嶙峋，每一道痕迹都诉说着大自然的雕琢。花朵点缀枝头，娇嫩欲滴，风过时，绢质的花瓣薄如蝉翼，微微颤抖，仿佛一触即碎，却始终不曾坠落。梅花不惧严寒，哪怕被风雪袭击，被积雪压弯，依旧从容盛放，傲然立于枝头。梅枝与梅花刚柔相济，奏响生命的交响曲，完美诠释着生命共同体的灿烂。

赏梅，不仅是观其形、嗅其香，更是悟其魂。梅花在峭壁中独立，在寂静中绽放，淡泊名利、不慕虚荣、逆境中坚守本心。王冕为此赋诗：“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陆游则对梅花折不断、忠贞不渝的品格表达敬意：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坚韧、高洁、不畏严寒，梅花的风骨，俨然成了传统美德的典型符号。

古人爱梅，多因其坚韧不屈的品格，文人墨客常以梅花自比，寄托一腔孤高情怀。王安石曾言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”梅花之于文人雅士，不仅是一种花卉，更是自身精神世界的象征。梅花不事春色，却率先报春。冬去春来，梅花终将凋落，此时已近花期尾声，更显春之易逝，催人珍惜当下、昂扬向上。

人生亦如梅，坎坷不断，起落不定，无须万众瞩目，只需活出梅的姿态，悟出魂的真谛：那缕穿越风雪的暗香，是“宝剑锋从磨砺出”的坚韧，是“俏也不争春”的谦逊，是“全有雪精神”的高洁。读懂了梅花，就读懂了人生：唯有历经寒彻骨，方能迎来扑鼻香；唯有把苦寒酿成清香，把坚守酿成风骨，方能于无声处，活出生命的铿锵。

## 枫慈溪，东流去

□黄爱华

踏上太平桥，眼前的景象既陌生又熟悉：老人随意地摆卖自家菜园的各类青菜，沿溪的房子错落有致地簇拥在一起，大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晃动，桥下的枫慈溪不急不缓地朝着不远处的湄洲湾流淌而去……



枫慈溪一路东流汇入大海。 蔡忠辉 摄

枫亭糕的小店，却总是比我家更早开门。糯米粉的清香夹杂着炸花生的香气，在晨风中顺着街巷飘散，自然而然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客人。我的同学阿海，正麻利地招呼慕名而来的顾客们。他们趁热吃了一块，又带走一袋袋软糯糯的枫亭糕，去慰藉漂泊在异乡的游子们。

阿海比我们同龄人懂事了。放学铃一响，他就直奔店里帮忙。他的成绩一般，但作文写得特别好，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。他写家乡枫亭，写祖母，写祖母总念叨“做糕要用心，做人要实在”。同学们听完，情不自禁地鼓掌起来。那时交通不便，从莆田到枫亭，要坐近2小时的长途班车。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，无异于跨越万水千山。枫亭，就像阿海作文里的水阁明灯，是个遥远而浪漫的存在。

初一的那个寒假，阿海和我们提前告别，他说父母决定正月后要搬去厦门开糕饼店，因为特区发展前景更好。他塞给我们每人一块枫亭糕，油纸还温热。从此，他就消失在茫茫人海。而枫亭两个字，就成了我心中亲切温暖的念想。

在63号枫亭糕店铺前，我们停住了。老板微笑着拿出一块枫亭糕让我们品尝。把温热的糕点托于掌心，看那雪白的糕体间，金黄的花生仁与黑芝麻、蜜饯和融为一体，可谓色香味俱全。我忍不住咬一口，糯米的绵软瞬间温柔地包裹了味蕾，花生的脆、芝麻的香、蜜饯的甜、香油的润，恰到好处地交织着。小时候在阿海家尝到的第一块枫亭糕的滋味，瞬间超越时空在此重叠，在舌尖上萦绕……

## 三

尝一方枫亭糕余香缭绕，登一回塔斗山俯仰古今，方不负此行枫亭。

塔斗山山顶，始建于唐五代的天中万寿塔巍然立着，守望了千年的风雨岁月。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座石塔，是福建现存年代最早、体量最大的阿育王式石塔，有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。它的塔身形如宝冠，直指云天，是出海人的航标，也是一代又一代枫亭人精神坐标。它望向枫慈溪与沧溪入海处的波澜壮阔，也望向宋元时太平港内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帆樯云集；它望向山脚下少年蔡襄曾挑灯苦读的草堂旧址，也望见过一代代枫亭子弟子扬起风帆，奔赴五湖四海，到那个叫“南洋”的远方去奋勇拼搏，去散枝开叶。它浑厚的基座，深深扎进塔斗山的土壤里，也扎根在枫亭人的心里。

从塔斗山顶极目四望，眼前的图景和枫亭古街是迥

然不同的两种风格。此刻，一幅浩荡的现代画卷在天地间铺展：远处的海上，起重机械林的臂膀划破天际线，震荡着时代的脉搏；巨龙一般迤逦的湄洲湾跨海大桥，将天堑化为通途，疾驰而过的高铁和这片土地一起发出强劲的心跳声；近处，高速公路如一条灰白色的缎带，串联起城镇、乡野与远方。

回望万寿塔，这静默的矗立本身，或许便是“传承”与“变通”“守望”与“开拓”最古老、最形象的连接点。

五代宋初，枫亭秀峰里走出的陈洪进，承先祖开拓之志，于乱世中保境安民、修堤筑路，更以纳士归宋的胸襟和远见，完成了东南沿海的统一，也推动吴越国做出同样的抉择。陈洪进审时度势，不仅让百姓免受生灵涂炭，也加快了宋室的统一进程，在当时藩镇割据时代，可称得上是有政治智慧的。

50多年后，他的同乡、未及弱冠之年的蔡襄高中进士，开启了一代名臣的壮阔人生。年少时，他在塔斗山下苦学，将山河风骨藏于胸臆；金榜题名之后，他以一身才学与正气立身朝堂。他是书法史上“宋四家”之一，笔力端谨清雅，自成一派；他是刚正不阿的谏臣，心怀天下，敢言直谏；他是心系民生、开物成务的实干先驱；一部《茶录》，开中华茶艺系统论述之先河；一部《荔枝谱》，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果树栽培学典籍；他主持修建的洛阳桥，更是创下中国古代桥梁史的多项奇迹，泽被后世千年。他心怀家乡而志在天下，勤勉笃实而勇于开拓。这种精神如同塔斗山上的种子，随风播撒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。

夜幕降临，我们回到太平桥头，对岸老街的红灯笼已星星点点亮起，倒映在静谧的枫慈溪里，像是古老岁月温暖的眠眼。而在更远处，工业开发区和港口作业区，一片更为灿烂的灯火在海岸线上闪耀，那是现代枫亭跳动的脉搏……

这次去枫亭，对我来说，不只是实现了个心愿，更像是一场精神的溯源。我不仅找到了记忆中枫亭糕的味道，还感受到了那味道背后更深的含义——一种在变化中怎么保持自我、怎么继续前进的古老智慧。这个叫枫亭的古镇，融合了“执着”和“开拓”，就像太平桥下的枫慈溪，一路东流，终将汇入大海，形成自己永恒的潮汐。